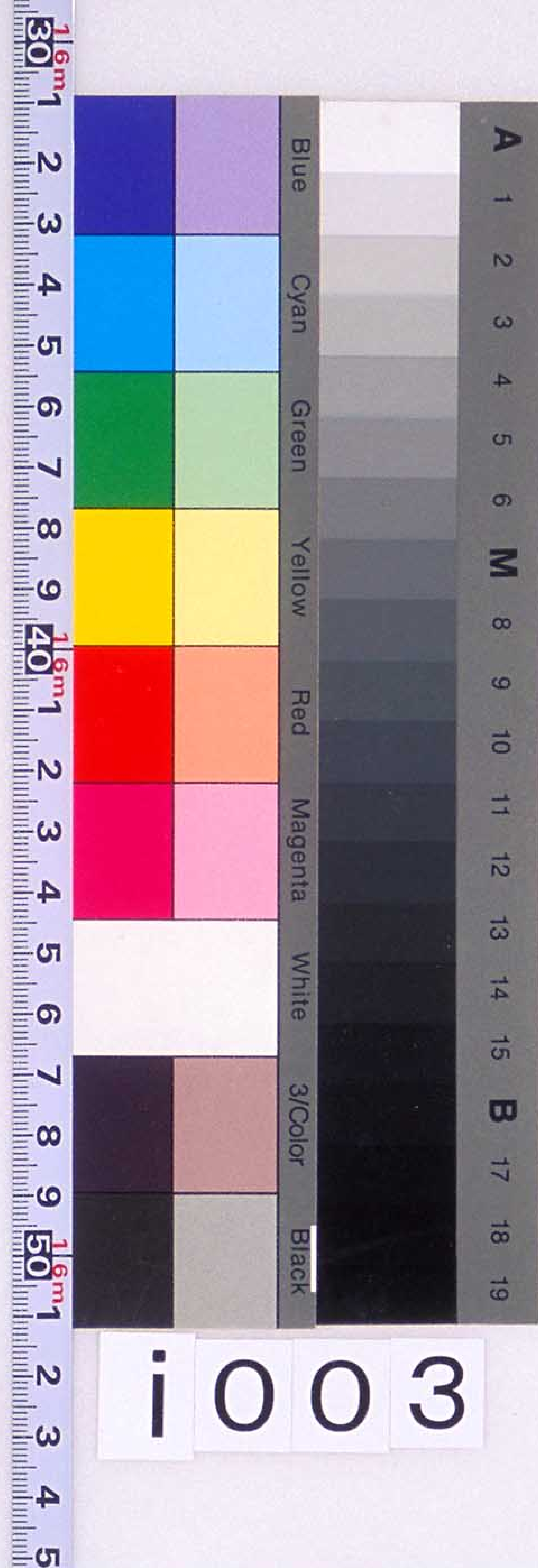
碧巖録

巻三、四

二





智門蓮華荷葉
雪峰條鼈鼻蛇
保福是妙峯頂
劉鐵磨老牸牛
蓮華峰拈主丈
百丈獨坐大雄
雲門體露金風
南泉不說底法
大隋隨他去也
趙州大蘿蔔頭

麻谷持錫遶床
定上坐佛法意
陳操具一隻眼
仰山不曾遊山
文殊前三後三
長沙芳草落花
盤山三界無法
風穴祖師心印
雲門答花藥欄
陸亘天地同根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卷第三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角駄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其或未然依舊伏聽處分

【二十一】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鈎在不疑之地涅裏洗土塊那裏得這消息來智門云蓮花一二三四五六七疑殺天下人僧云出水後如何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又恁麼去也門云荷葉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江南兩頭三面疑殺天下人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衆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一是二若恁麼見得

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是若道是一撥頓佛性儱侗眞
如若道是三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麽歇期且
道古人意作麽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你但莫
著名言數句言了諸事自然不著即無許多名次不同
你一切法一切法攝不得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
不可強與他安立名字拙說你諸人得麽你諸人問故
所以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麽即得一切事皆
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
竪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雲亦竪起拂子雲門云前
頭打着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問

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事你若尋言
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
透得機放令閑閑地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
如何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斑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
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段事無是
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到這裏放一線道有
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
下又打入莽莽蕩蕩荒荒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
不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麽生摸
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花便只
攔問了答不妨奇特諸方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

見出頭道常嘗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是漏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下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公案文彩已彰出水何如未出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好不可儱侗去也江北江南問王老主人公在什麼處問王老師作什麼你自蹈破草鞋一狐疑了一狐疑一坑埋却自是你疑不免疑情未息打云會麼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住隋州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妙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太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者有甚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出水時是什麼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門雪竇道你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

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過河參學人若一一狐疑了一一狐疑幾幾特得平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黏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麽人境界試舉看

二十 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咄一場漏逗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普州人送賊以己妨人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見婢殷勤同病相憐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麽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什麽消息毒氣傷人僧云和尚作麽生也好拶着這老漢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麽釣魚船上謝三郎只這野狐精猶較些子喪身失命也不知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怕他作什麽一子親得一等是弄精魂諸人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峯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參德山方亦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鰲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峯一向坐禪巖頭喝云噇眠去每日床上恰

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
自點胸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你
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敎猶作這箇語話
峯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
通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遂舉見鹽
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着峯又舉見洞山過水頌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
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
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
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峯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他
日若欲播揚大敎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
天蓋地去峯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
始是鰲山成道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後回閩中住象骨
山自餘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
嶺纔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
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閻王不怕佩金魚凡
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
說性突然獨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劒
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干涉只如百丈
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
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
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

等諸人也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
問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
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旨
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牌
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
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
回首。師便歸方丈。且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
等諸人切須好看。正當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
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一切公案
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麼示衆。且不與你說
行說解。還將情識卜度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

好。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
句。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雪峰恁
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慶玄沙皆是他家
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
鼻蛇。諸人還知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
見眞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唱和。
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何人知此意端
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方可攙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攙
他底不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纔
有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事。平白地上

說這般話疑殺人聞他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你便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中便有出身處便云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不愛南山鼈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鋩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尋常爲人如舞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攛拄杖作怕勢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宗師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爲愛雲門契證得雪峯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　千箇萬箇摸索不着　非公境界到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群作隊作什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師不柰何　一狀領過故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少　罪不重科帶累平人　韶陽知　猶較些子這老漢只具一隻眼老漢不免作伎倆重撥草　落草漢有什麼用處果然在什麼處便打南北東西無處討　有麼有麼闍黎眼瞎忽然突出拄杖

頭看向着眼便打拋對雪峯大張口自作自受呑却
千箇萬箇濟什麼事天下人摸索不着大張口兮同
閃電兩重公案果然有來後句剔起眉毛還不見
蹉過了也五湖四海覓恁麼人也難得如今在什麼
處如今藏在乳峯前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竇也作
這去就山僧今日也遭一口來者一一看方便瞎莫
向脚跟下看看取上座脚跟下着一箭了也師高聲
唱云看脚下賊過後張弓第二頭第三頭更言不當
啞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峯山下有象骨
巖雪峯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雪竇是他屋裏人毛

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
明只這鼈鼻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
反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鼈鼻蛇須是有不傷犯手脚
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僧把手共行長慶
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稜師備師不柰何人多道長
慶玄沙不柰何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没交涉殊不
知三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踈且問諸人什麼處是
稜師備師不柰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此須長慶道今
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到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
始得雪竇出他雲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
韶陽知撥草盡雲門知他雪峯道南山有一條鼈

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有妙處云南
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忽然突出拄杖頭示來
只在這裏你不可便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
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鼈鼻蛇
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作龍有時作蛇爲什
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
頌道拋對雪峯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竇有餘才
拈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似你若
擬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向什麼處去也雪
竇頌了頌去活處爲人將雪峯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

臨時要見麼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乳峯乃雪竇山名也
雪竇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窄寂寥不許白雲白長慶
玄沙雲門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
一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在不言便用却高聲喝云
看脚下從上來有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不曾
傷着人師便打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劒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
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
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請舉看

二十三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這兩箇落草漢福以手指云只
這裏便是妙峯頂平地上起骨堆切忌道着掘地深

埋。慶云是則是可惜許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惑
同病相憐兩箇一坑埋却雪竇著語云今日共這漢
遊山圖箇什麼不妨減人斤兩猶較些子傍人按劍
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少賣弄也是雲居羅
漢後舉似鏡清有好有惡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
髏遍野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愁殺人奴見婢慇懃
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喫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峯他三人同得同證同見同
聞同拈同用一出一入遞相挨拶蓋爲他是同條生底
人舉著便知落處在雪峯會裏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
古人行住坐臥以此道爲念所以舉著便知落處一日
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如今禪和
子恁麼問著便只口似匾擔賴值問著長慶你道保福
恁麼道圖箇什麼古人如此要驗他有眼無眼是他家
裏人自然知他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
慶恁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去也似則似是有
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著語云今日共
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
不道無只是少雪竇解點胷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
是無師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爭
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著語落在兩邊雖落在兩邊
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

徧野孫公乃長慶俗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峯
孤頂州云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為什麽不答這話州
云我若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峯孤頂德雲比
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別峯相
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一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慧光明
普見法門德雲既不下山因什麽却在別峯相見若道
他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峯孤
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的在那裏自後李長者打葛
藤打得好道妙峯孤頂是一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真一
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無非處獨露所以善財不見
到稱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不自

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有老婆相爲處
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門立賓立主立機境立問答
所以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
斯事且道畢竟作麽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麽道去當時
不能拍拍相應所以盡大地人髑髏徧野鏡清恁麽證
將來那兩箇恁麽用將來雪竇後面須出更顯頌云
妙峯孤頂草離離和身沒却脚下已深數丈也拈得
分明付與誰用作什麽大地沒人知乾屎橛堪作何
用拈得鼻孔失却口不是孫公辨端的錯看箭着賊
了也不知髑髏着地幾人知更不再活如麻似粟闍
黎拈得鼻孔失却口

妙峯孤頂草離離草裏輥有什麼了期拈得分明付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須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峯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只如髑髏着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垂示云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龜曳尾到這裏合作麼生試舉看

【廿四】舉劉鐵磨到潙山不妨難湊泊這老婆不守本分山云老牸牛汝來也點探竿影草向什麼處見聱訛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箭不虛發太唐打鼓新羅舞放去太速收來太遲潙山放身臥中也你向什麼處見潙山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磨便出去過也見機而作

劉鐵磨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拶着便動捺着便轉潙山道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鬧着管取分疎不下劉鐵磨久參機鋒峭峻人號為劉鐵磨去潙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潙山山見來便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潙山放身便臥磨便出去

你看他一期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道喚作無事會得麼潙山去臺山自隔數千里劉鐵磨因什麼却會潙山去齋且道意旨如何這老婆會他潙山說話絲來線去一放一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拶不迴頭這老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無事會四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爲無事徃徃事從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常人說話一般多被言語隔得所以不會唯是知音方會他底只如拈來擧云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乾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雙收潙仰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亦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慣戰作家　塞外將軍　七事隨身）勅下傳聞六國清（猶衒赦書　寰中天子　争柰海晏河清）猶握金鞭問歸客（是什麼消息　一條拄杖兩人擡　相招同往又同來）夜深誰共御街行（君向瀟湘我向秦　且道行作什麼）

雪竇頌諸方以爲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具理路就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入重城頌劉鐵磨徃

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頌溈山恁麼問潛握金鞭問歸
客須麼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
街行頌溈山放身便臥麼便出去雪竇有這般才調急
切處向急切處須緩緩處向緩緩處須風穴亦曾拈同
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高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
深海底行佛眼覰不見看他一箇放身臥一箇便出去
若更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頌意最好是曾騎鐵馬
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能恁麼且道得箇什麼意
不見僧問風穴溈山道老牸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
白雲深處金龍躍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
齋和尚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兎驚僧云
溈山便作臥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疎慵無事日閑眠
高臥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也

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忽若
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
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二五

舉蓮花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看頂門上具一隻眼
也是時人窠窟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不可向
虛空裏釘橛立化城衆無語千箇萬箇如麻似粟
却較些子可惜許一棚俊鶻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
力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程設使得力堪作什麼豈
可全無一箇復云畢竟如何千人萬人只向箇裏坐

却千人萬人中一箇兩箇會又自代云楖𣗖横擔不
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也好與三十棒只為他擔板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峯庵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
時在廬山蓮花峯卓庵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
折脚鐺兒内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
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
杖云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年終無
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
圏繢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
師為何故只守一橛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

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
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
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
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
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為
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
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只管擔將去
便了得則得爭奈顢頇儱侗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
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
討一箇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
懐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又且卷而懐之且問你

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麽却道路不得
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若善
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恁
麽未來諸佛也恁麽現前諸佛也恁麽雪峯一日僧堂
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
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
似雪峯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
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内見有見聞
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
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
寛若大千沙界雖在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居

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
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攝得他底復自徵
云畢竟如何又奈何不得自云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
千峯萬峯去這箇意又作麽生且道指什麽處爲地頭
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
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麽僧云不識嚴
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拄杖地上劄一下云還識
麽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
麽僧云不會嚴云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古人到這裏爲什麽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擧不
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巳闢作者未同

歸玉兎作圓作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
雲流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纔
作計較便是黒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
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著擬著自然有殺
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成頌要知
落處看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 懵懂三百檐鶻鶻突突有什麼限
更有恁麼漢千峯萬峯不肯住 你向什麼處去且道
是什麼消息 落花流水太茫茫 好箇消息閃電之機
從你左顧千生右顧萬劫 剔起眉毛何處去 脚
跟下更贈一對眼元來只在這裏還截得庵主脚跟

麼雖然如是也須是到這田地始得 打云為什麼只
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
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峯庵主衲僧家到這裏上無攀仰
下絶己躬於一切時中如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
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
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
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
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
拈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
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師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

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和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黒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愛他道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劈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遮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峯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二六】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響句裏呈機驚殺人有眼不曾見）丈云獨坐大雄峯（凜凜威風四百州坐者立者二俱敗缺）僧禮拜（伶俐衲僧也有恁麼人要見恁麼事）丈便打（作家宗師何故來言不禮令

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百丈
尋常如虎插翅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鬚便問
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
大雄峯其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
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
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問如何是奇特事
百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
俱是收來則掃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
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拜有
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緇素立向千峯頂

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捋虎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
百丈頂門有眼肘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
便打若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他
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
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
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
不見他受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鱍鱍地五祖
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聲色一時
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且道放過時作麼生
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年一間生千人萬人中有一

箇半箇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瀉盡
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電光石火存機變劈面來也
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為人處也無堪笑人來捋虎鬚
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命放
過闍黎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行豎走奔
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於祖域之中東走向
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
相似善能交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
大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
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
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
看他恁麼得大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
在卷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
途不同轍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脚雪竇道電光石火存
機變只這僧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只在此子機變處巖
頭道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
竇道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處
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
款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
存機變便禮拜雪竇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
大蟲相似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瞎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兎放鷹因風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試舉看。

【二十七】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節家破人亡人亡家破雲門云體露金風撐天拄地斬釘截鐵淨躶躶赤洒洒平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爲人處其或未然依舊只是指鹿爲馬眼轄耳聾誰人到這境界且道雲門爲復是答他話爲復是與他酬唱若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大凡扶竪宗乘也須是全身擔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横身任他横拖倒拽若不如此爭能爲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嶮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閑事底僧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覷時不妨有妙處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辜負他問頭蓋爲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舉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錯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明三舉三
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
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
雲門三句中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問既有宗 深辨來風箭不虛發 答亦攸同 豈有兩般
如鐘待扣功不濫施 三句可辨 上中下如今是第幾
句須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 一鏃遼空 中也過也墊着
磕着箭過新羅 大野兮涼飆颯颯 普天匝地還覺骨
毛卓竪麽放行去也 長天兮疎雨濛濛 風浩浩水漫
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 更
有不唧𠺕漢帶累殺人黃河頭上瀉將過來 靜依熊

耳一叢叢 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裏作活計眼瞎
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折你版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虛設所以
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去就不
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麽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鉗
如鋏有鈎有鎖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
雲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則也雪
竇頌這公案與頌天龍公案相類三句可辨一句中具
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外一鏃遼空鏃乃箭鏃也射
得太遠須是急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
之下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須是雪竇有餘才所以展開

頌出道大野兮涼飆颯颯長天兮疎雨濛濛且道是心
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
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道體露金風意只作一境
如今眼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便
恁麼會始得你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君不見少林
久坐未歸客達磨未歸西天時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
道是樹凋葉落且道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
聖乾坤大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的為人處靜
依熊耳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山也千叢
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麼處見還見雪竇為
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二十八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為
人說底法麼和尚合知壁立萬仞還覺齒落麼泉云
有落草也孟八郎作什麼便有恁麼事丈云作麼
生是不為人說底法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脚亂將
錯就錯但試問看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
納敗闕果然漏逗不少丈云說了也莫與他說破從
他錯平生不言與他恁麼道泉云某甲只恁麼和
尚作麼生頼有轉身處與長即長與短即短理長則
就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看他手
忙脚亂藏身露影去死十分爛泥裏有刺恁麼賺
我泉云某甲不會可恁麼頼值不會會即打你頭

破。賴値這漢只恁麼。丈云我太煞為你說了也。雪上
加霜。龍頭蛇尾。作什麼。 南泉見百丈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從
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即心非心壽禪師謂
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和尚。惟政禪師也。昔時在百丈
作西堂開田。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
諸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太難酬。云從上諸聖還有
不為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這老漢一場
懡㦬。若是作家。見他恁麼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
所見。便道有也。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
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這

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也。可惜許與他
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他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
什麼處是說處。據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
曾說着。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無
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為什麼却恁麼道。南泉是變通
底人。便隨後一拶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
別人。未免分疎不下。爭奈百丈是作家。盡處不妨奇特。
便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
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眞箇不會。百丈云我太
煞為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處。若是弄泥團漢時。
兩箇漏漏逗逗。若是二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

頭二俱作家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
道作麽生驗他看雪竇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爲人各自宗猷果有條攀條記得箇元
字脚在心入地獄如前衲僧今古鏡頭走路破草鞋
拗折拄杖高挑鉢囊明鏡當臺列像殊隨也破也打
破鏡來與你相見一一面南看北斗還見老僧騎佛
殿出山門麽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斗
柄垂落處也不知在什麽處無處討瞎可惜許拕子
落地楪子成七八片拈得鼻孔失却口那裏得這消
息來果然恁麽便知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土終

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恁麽道且道是說
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海藏且作麽生是不說豈不見
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
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
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
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
常說若是添一句也須攀地好好覷來正是毒藥若是
劈脊便棒驀口便摑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
古鏡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
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地也不得如明鏡當臺
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

之所印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
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
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
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
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
臺列像殊却須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為什麼
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
頌百丈挨拶處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
說雪竇到此頌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
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
却只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緇素直似
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彰色顯且道為什麼
如此試舉看

二十九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衲僧摸索不着預搔待
痒隋云壞無孔鐵鎚當面擲沒却鼻孔未開口已前
勘破了也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沒量大人語脈裏
轉却果然錯認隋云隨他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只這
箇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
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縣人參見

六十餘員善知識昔時在潙山會裏作火頭一日潙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隋云教某甲問箇什麽即得潙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潙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歸川先於堋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麽人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僧云恁麽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著若道隨他去在什麽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麽生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云爲什麽不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壞也礙塞殺人不壞也礙塞殺人其僧既不會大隋説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爲念却持此問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復回至大隋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懡㦬後有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法誰道即南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窻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也不得作不壞會

畢竟作麽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道什麽已是錯了也衲僧猶滯兩重關半斷此人如何救得砎蚖千重也有脚頭脚底可憐一句隨他語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千句萬句也不消得有什麽難截斷他脚跟處萬里區區獨往還業識茫茫蹉過也不知自是他踏破草鞋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這僧問處先懷壞與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處道不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頌這僧持此問投子又復回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卅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千聞不如一見撥眉入字州云鎭州出大蘿蔔頭撐天拄地斬釘截鐵箭過新羅艙後見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鎭州出大蘿蔔頭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相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擧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失命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繢若恁麽會爭得遠録公云此是傍贊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麽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也有者道鎭州從來出

大蘿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
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
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
作麼生會他家自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峯承聞和尚
親見延壽來是否峯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
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
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嚥
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蔔 天下人知 切忌道着 一回舉着一回
新 天下衲僧取則 爭奈不恁麼 誰用這閑言長語 只
知自古自今 半開半合 恁麼似粟 自古也不恁麼 如
今也不恁麼 爭辨鵠白烏黑 全機靈脫 長者自長短
者自短 識得者貴 也不消得 辨賊賊 出更不是別 自
是擔枷過狀 衲僧鼻孔曾拈得 穿過了也 裂轉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爲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
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
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
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
麼答何曾分得緇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
中辨其鵠白烏黑始得公案到此須了却也雪竇自出意
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諸
佛也是賊歷代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

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州出大蘿蔔頭。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巻第三

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録巻第四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三一】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曹溪樣子。一模脱出。直得驚天動地。敬云。是是。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是什麼語話。繫驢橛子。雪竇着語云。錯。放過則不可。猶較一着。在麻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裏洗土塊。再運前來。鰕跳不出斗。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當。殺

又不瞎眼是什麼語話雪竇着語云錯放過不可麻
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
什麼處這漢元來取人舌頭漏逗了也泉云章敬即
是是汝不是也好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瞞却多
少人來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他籠罩爭
奈自己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為念要辨他曲錄木床
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
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
錯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他卓然而立

且道為什麼事雪竇為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
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擔箇
是字便去見南泉依然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泉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
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為復是同是別前
頭道是為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為什麼也錯若向章
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祖
佛為師雖然恁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人
口辯他問既一般為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
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
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須這
兩錯雪竇要提活鱍鱍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
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繫驢橛上作道理有
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
着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
慶藏主道持錫遶禪床始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
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
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為什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
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
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

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
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郎
當不見便休更與他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
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他麻谷持錫
遶禪床既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
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
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
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
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

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什麼眷屬拙云有一
山妻兩箇癡漢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
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
拙絶首而已大凡你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
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到中
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床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東邊
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
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
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
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邑云我於馬
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豈不是舉一明三見本

豁未底漢龍牙示衆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
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
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
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礙
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礙人去不得
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
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
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
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
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
此始得何故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

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惜取眉毛。據令而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切忌拈却兩箇無孔鐵鎚直饒千手大悲也提不起

或若拈去闍黎喫三十棒。四海浪平天下人不敢動

着東西南北一等家風近日多雨水 百川潮落淨躶

躶赤洒洒且得自家安穩直得海晏河清古策風高

十二門何似這箇杖頭無眼切忌向拄杖頭上作活

計門門有路空蕭索一物也無難為你平生瞎著即瞎

非蕭索果然賴有轉身處已瞎了也便打你者好求

無病藥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為什麼瞌睡撥

撥地作什麼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潙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着兩轉

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

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拈却即錯須是如此着

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

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

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

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云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

鞭為策衲僧家以拄杖為策（祖庭事苑 [illegible]錫杖經）古西王母瑤

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

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

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

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號如來寶
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
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雲雷到
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如是也有非蕭索處往
是你若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
同死同生底麽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
看

【三十二】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人到此茫
然猶有這箇在訝郎當作什麼濟下禪床擒住與
掌便托開今日捉敗老婆心切天下衲僧跳不出定

佇立已落鬼窟裏蹉過了也未免失卻鼻孔傍僧云
定上座何不禮拜冷地裏有人覷破全得他力東家
人死西家人助哀定方禮拜將勤補拙忽然大悟如
暗得燈如貧得寶將錯就錯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
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
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定上座是這
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
朴直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顓
脫一日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
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甲三

入寺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
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
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
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便擒住云道
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麽乾屎橛便歸
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眞人被定
擒住云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峯近前禮拜云這新戒
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
箇老漢颺殺這尿床鬼子又在鎭州齋回到橋上歇逢
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

擲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
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恁
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河從源頭濁了也子承父業持
來何必在從容在什麽處爭奈有如此人無脚手人
還得他也無巨靈擡手無多子嚇殺人少賣弄打
拂子更不再勘分破華山千萬重乾坤大地一時露
出墮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檗大機
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躊躇
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

毫先魁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看

三十三 舉陳操尚書看資福（是賊識賊是精識精若不蘊藉爭識這漢）福見來便畫一圓相（還見金剛圈麼撲）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撞

着箇瞎漢這老賊）福便掩却方丈門（賊不打貧兒家已入他圈繢了也）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頂門具眼）且道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然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拶教伊進亦無門退亦無路

且道更與他什麼一拶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翶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襯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

門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日與眾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云上座僧舉頭操謂眾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溈山仰山下尊宿

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爭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麼也衲僧家如何為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竇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竇拈翻頌云

團團珠遶玉珊珊 三尺杖子攪黃河須是碧眼胡僧始得

馬載驢駝上鐵船 用許多作什麼有什麼限且與闍黎著

分付海山無事客 有人不要若

是無事客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得釣鰲時下一圈
攣恁麼來恁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蜆堪作什麼
蝦蜆螺蚌忽生奈何須是釣鰲始得雪竇復云天下
衲僧跳不出兼身在內一坑埋却闍黎還跳得出麼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駝上鐵船雪竇當頭須出只
須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是桶
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
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載驢駝上
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
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
是有事無事違情順境若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

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
承當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鰲時下一圈攣釣鰲須是
圈攣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輾
泥沙又云巨鼇莫戴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
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鼇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
衲僧終不作巨鼇見解

〔三四〕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
吹火不可不作常程
僧云廬山實頭人難得山云曾
遊五老峯麼因行不妨掇著何曾蹉過僧云不曾到
移一步面赤不如語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云闍黎不
曾遊山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這老漢著甚死急雲

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人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著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爲什麼却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蝦子也遁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闍黎不曾遊山溈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溈山云子試舉看仰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溈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當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著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爲什麼不曾逢著丈云若逢著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峯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

出草入草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半合他也恁麼
我也恁麼誰解尋討頂門具一隻眼闍黎不解尋討
白雲重重千重百匝頭上安頭紅日杲杲破也瞎舉
眼即錯左顧無瑕瞎漢依前無事你作許多伎倆作
什麼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牽
伴行太早也不早十年歸不得即今在什麼處為然
忘却來時道樂儂得自由放過一着便打莫做這忘
前失後好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擡
一手搦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煙冪冪到這
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

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
大解脫門左顧無瑕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
室中唐肅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
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
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
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肅宗甚欽歎之似這
般清寥寥白的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
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
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
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
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菓熟兼猿

重山長似路迷蹤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
見寒山子行大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
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永
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
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眞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
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緇素決猶豫若不是頂門上
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當頭蹉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
色純眞且道是皁是白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著近離什麼處不可不借問也有這箇
消息無著云南方草窠裏出頭何必擔向眉毛上大
方無外爲什麼却有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
若問別人則禍生猶掛齒在著云末法比丘少奉
戒律實頭人難得殊云多少衆當時便與一喝下撥
撥倒了也著云或三百或五百盡是野狐精果然漏
逗無著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撥著便回轉鎗頭來
也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敗缺不少直得脚忙手
亂著云多少衆還我話頭來也不得放過殊云前三
三後三三顚言倒語且道是多少千手大悲數不足

無著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他宿遂問
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

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
着却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
着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擧起玻
瓈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麼
喫茶着無語遂辭去文殊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無着
問童子云適來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
着應喏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剛後面
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彼處後來謂之
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涼山中主穴云一句
不遑無着問迄今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脚
跟實地向無着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聞

熱居寒氷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如孤危峭峻如金剛
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水灑不着風吹不入不
見漳州地藏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
如何僧云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處不是文
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
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
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
把得住相次間到這境界

千峯盤屈色如藍 還見文殊麼 誰謂文殊是對談 設
使普賢也不顧 蹉過了也 堪笑清涼多少衆 且道笑

什麼也在言前。前三三與後三三。試請脚下辨看。爛
泥裏有刺。碗子落地。楪子成七片。
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雪竇只是
重拈一徧。不曾頌著。只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
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又僧問瑯琊覺和尚。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
地。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須甚意。有蓋
天蓋地之機。道箇周沙界勝伽藍。滿目文殊是對談。言
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此
指草窟化寺。所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目文殊是對談。
言下不知開佛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喚作

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箇道理。雪竇只
要明招底用。卻有針線。千峯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
手。句中有權有實。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
談。不知是文殊。後來無著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於
粥鍋上現。被無著拈攪粥篦便打。雖然如是。也是賊過
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
較些子。堪笑清涼多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
處。便見他道前三三與後三三。

六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只管落草。前
頭也是落草。後頭也是落草。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
來。也要勘過這老漢。箭過新羅。沙云。遊山來。不可落

草敗缺不少草裏漢首座云到什麽處來撥若有所
至未免落草相牽入火坑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
花回潙道不少元來只在荊棘林裏坐座云大似春
意相隨來也將錯就錯一手擡一手搦沙云也勝秋
露滴芙蕖上加泥前箭猶輕後箭深有什麽了期
雪竇着語云謝答話一火弄泥團漢三箇一狀領過
長沙親見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輩同時機
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便與頌你若要作家
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仰山尋常機鋒最為第一一日
同長沙翫月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
得沙云恰是便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一踏踏

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人號為岑大蟲因
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他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麽處去
來沙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麽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
又逐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未嘗
不以此事為念看他賓主互換當機直截各不相饒既
是遊山為什麽却問道到什麽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
子便道到夾山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
住着處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他
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蕖雪竇云謝
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
拙秀才看千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

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朱和云未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好岑云大蟲
平生為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須云
大地絶纖埃豁開戶牖當軒誰盡少這箇不得天
下太平何以眼不開頂門上放大光明始得撒土撒
沙作什麼始隨芳草去漏逗不少不是一回落草頓
値前頭已道了又逐落花回處處全眞且喜歸來脚
下泥深三尺羸鶴翹寒木左之右之添一句更有許
多閑事在狂猿嘯古臺却因親着力添一句也不得
減一句也不得長沙無限意便打末後一句道什麼
一坑埋却墮在鬼窟裏咄草裏漢賊過後張弓更不

可放過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
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闍黎不曾遊山辯緇素
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
芥入眼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
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轉物
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向上一竅
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當
本體如大拍盲人相似趙州道鷄鳴丑愁見起來還漏
逗裙子褊衫箇也無袈裟影裏些些子裩無襠無口
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為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喞𠺕

若得眞實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一步
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他
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似。羸鶴翹寒
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逗。驀云長沙無
限意出。如作夢却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
是山僧。即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擊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難諧。腦門
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劔。若不是眼辨手親。爭能構得
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髑髏前見鬼無
數。直道不落意根。不拘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作麼生
祗對。試舉看
【三七】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箭既離弦。無返迴勢。月明
照見夜行人。中也。識法者懼。好和聲便打。何處求心。
莫瞞人好。不勞重舉。自點檢看。便打。云是什麼。
問此。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出普化一
人。師臨遷化。謂衆云。還有人邈得吾眞麼。衆皆寫眞呈
師。師皆打之。普化出云。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
普化便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
一日示衆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
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覿面相呈。更無餘事。雪竇拈兩句
來。須直是渾金璞玉。不見道。瘥病不假驢駝藥。山僧爲

什麼道。和聲便打。只為他擔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句。莫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刃。電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不著。若是深入閫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盤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盤山。只得一橛。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轉。未夢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分。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招惡果。所以道。無為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言猶在耳。何處求心。不妨重舉。自點檢看。打云。是什麼。白雲為蓋。頭上安頭。千重萬重。流泉作琴。聞麼。相隨來也。一聽一堪悲。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落宮商。非干角徵。借路經過。五音六律盡分明。自領出去。聽則聾。雨過夜塘秋水深。迅雷不及掩耳。直得拖泥帶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界。有者道。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不作恁麼會。雪竇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為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頌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

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舌頭所
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峯乾和尚道還識得命
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
空是普賢境界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
也須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古人道聾人也
唱胡家曲好惡高低總不聞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
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顧是用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
見得坐斷要津若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
後見得落在意根雪竇忒殺慈悲更向你道雨過
夜塘秋水深此一須會有人論量雪竇有翰林之才
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著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

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鬧市裏七縱八橫若論頓
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或不立頓漸又作麼
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内上堂云倚公說禪道什麼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誵訛節角在
什麼處三要印開不犯鋒鋩去即印住正令當行錯
住即印破兩犯不容看取令行時便打只如不去
不住看無頓置處多少誵訛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
人頭出頭沒有分文彩已彰但請掀倒禪床喝散大
衆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鈎得一箇

瞎待不妨奇特請師不搭印好箇話頭爭奈諸訛
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似鶻捉鳩
寶網漫空神駒千里陂佇思可惜許也有出身處
可惜放過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攙旗奪鼓熱謾來也
陂擬議三回死了兩重公案穴打一拂子好打這箇
令須是恁麼人行始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
何必雪上加霜陂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鈍
置殺人遭他毒手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
法一般灼然却被傍人覷破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
好與一拶却回鋒頭來也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
亂似則似是則未是須知傍人有眼東家人死西家

人助哀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變且得參學事
畢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栽松次檗
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
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钁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已
喫吾二十棒了也濟又钁地一下云噓噓檗云吾宗到汝
大興於世溈山喆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
是臨危不變始稱眞丈夫黃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大
似憐兒不覺醜後來溈山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
濟一人別更有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
和尚溈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一人

指南之越令行遇人風即止此乃識風究也究初參雪峯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室兩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歴然究云未審意旨如何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究後又見瑞巖常自喚主人公自云喏復云惺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究云自拈自弄有什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他來參南院究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日遂見南院擧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云雪峯古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究云自離東來清云還過小江否究云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圖

圖山會元作秦山

山鳥飛不渡子莫盜聽遺言究云滄溟尚怯蒙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柰這箇何究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究云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譫語究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愆速須出去究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曰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丈清坐次便問其適來輙呈騃見冒瀆尊顔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究云雪竇親棲寶蓋東清云不逐二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究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秘却畧借劍看究云[illegible]首[illegible]人攜劍去清云不獨觸風化

亦自顯顢頇。穴云：若不觸風化，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
古佛心。穴又云：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云：練來衲子落
麼不分。穴云：只聞不捨，而今何得拋。又而從清，清云：巨浪
涌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便禮拜。
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茶。風穴初到南院，便
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院左手拍膝，穴便喝。
院右手拍膝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闍黎。
又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杖。穴云：
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言不道。院便擲下
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似
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闍黎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

何言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坐喫
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
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廓侍
者同過夏。院云：元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他向你道什麼。
穴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
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
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
云：作奇特商量。穴云：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棒起
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
代離亂，郢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大盛。他凡
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簇錦，字字皆有下落。

一日牧主請師上堂云祖師心印状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何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你撼動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鈎頭有餌是時座下有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争奈風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歩輾泥沙也似是言中有響雲門云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爲鈎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覰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没交渉盧陂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語對他不欲令被風穴一向用機攙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苕帚掃當初更要討語路酧他爭奈你討得來即頭落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説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

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
子或乘象王有如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
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學人便喝前人
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
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
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
得是境把他抛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
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
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
喜彼此不辨呼為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
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弘覺禪師示衆云譬如獅子
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麽
力雲居云不欺之力看他雪竇頌出 〔梟 堅堯切通作梟斷首倒縣〕
擒得盧陂跨鐵牛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藝取軍之
將不再斬三玄戈甲未輕酬當局者迷受災如福
受降如受敵楚王城畔朝宗水說什麽朝宗水浩浩
充塞天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喝下曾令却倒流不
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咄驚是陝府鐵牛嚇殺嘉州
大象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跨鐵牛三
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三玄三要凡一句中須具三

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問風穴如何是第一句穴云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辨豈容無著問漚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雲竇要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饒逞主城畔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煅百錬精金須是作家爐韛且道大用現前底將什麼試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壒圾堆頭見丈六金身斑斑駁駁是什麼門云花藥欄問處不真答來鹵莽著者磕著曲不藏直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渾崙吞箇棗放憨作麼門云金毛獅子也褒也貶兩采一賽將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顢頇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識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莫向外卜度所以

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言皆銷歸自己令轉轆轆地
向活潑潑處便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
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雲門驗這僧其
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事進云便恁麼
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
他是貶他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
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
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
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

是其中人便當頭頌出
花藥欄 言猶在耳莫顢頇如麻似粟也有些子自領
出去 星在秤兮不在盤 太葛藤各自向衣單下返觀
不免說道理 便恁麼 渾崙呑箇棗大無端自領出去
灼然 莫錯 怪他雲門好金毛獅子大家看放出一箇
半箇也是箇狗子雲門也是普州人送賊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此一頌不
異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顢頇人皆道雲門信彩答
將去總作情解會他底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
顢頇蓋雲門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
不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天如星

在秤不在於盤且道那箇是秤若辨明得出不辜負雪
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
那邊去且道那邊是什麽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
這僧道便恁麽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且道
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麽道不會來恁麽道金毛獅
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麽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麽有麽黠兒落節直饒
七縱八横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誵訛在什麽處試舉看

〔四十〕舉陸亘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 鬼窟裏作活計畫
餅不可充飢也是草裏商量 南泉指庭前花道什麽

咄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事 咄大丈夫當時
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南泉亦乃與天下衲僧出氣
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鴛鴦繡了從
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莫寐語引得黄鶯下柳條

陸亘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遊泳肇論一
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爲奇特閑云肇法師道天地與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肇法師乃晉時高僧
與生融叡同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
因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綜諸經
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爾也同生
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

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可不可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為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恁麼事陸亘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他拈出膏肓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乃如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曩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闍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闍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嚴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兕定龍蛇底手腳到這裏也須是自會

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 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花八裂眼
耳鼻舌身意一時是箇無孔鐵鎚山河不在鏡中觀
我這裏無這箇消息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青是青黃
是黃你向什麼處觀霜天月落夜將半引你入草了
也徧界不曾藏劫忌向鬼窟裏坐誰共澄潭照影寒
有麼有麼君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愁人莫向愁人
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箇好夢前
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

中觀君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
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為兩段但只可山
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礙眼光
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
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
事為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為復自照為復共人照須
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
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